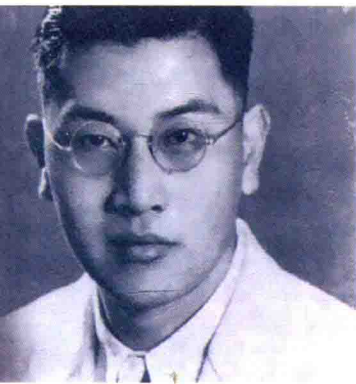


戴望舒精品文集

Daiwangshu jingpin wenji

精·彩·阅·读
戴望舒◎著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动荡时代中一缕浪漫的诗魂



西方的朦胧与东方的写意合二为一
铸就了这部别具一格的文学作品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戴望舒精品文集

Daiwangshu jingpin wenji

戴望舒◎著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戴望舒精品文集 / 戴望舒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26-5483-9

I. ①戴… II. ①戴…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8903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155 毫米×2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2.5

印 数: 5000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5483-9

定 价: 25.00 元

前言 / QIANYAN

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跨度大致从1919年五四运动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止。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37年抗战爆发为其前半期，从抗战爆发到新中国建立为后半期。

进入20世纪，世界列强把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天下之中”自诩的中国当政者再也撑不下去了。现代与传统，新思潮与旧意识的斗争愈演愈烈。

先是“白话文运动”，接着就是陈独秀和胡适极力倡导的文学现代化。从此，就如打开了闸门的洪水，现代文学以汹涌澎湃之势，义无反顾地冲决一切阻力，不可遏止地成就了一片汪洋。从而，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在深重的危机感和中国古典文学厚重的土壤上诞生了。

进入20世纪20年代，现代文学的影响和实践范围进一步拓展，由泛泛的思想和宣传转化为具体而专门的文学实践。

全国各大城市风起云涌般地出现了种种刊物，报纸也纷纷办起了副刊，有意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小说、小品等白话文学作品，一时竟蔚成风气，为现代文学开辟了阵地。全国各地也涌现出了许多青年文学社团，造就了一大批卓有建树的现代文学作家。一时间，写散文、写小说、写诗歌、写小品、写剧本，翻译欧、美、日文学作品，出专集、出结集、出选集……蔚为大观。

现代文学的作者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生动地表达了自己独特的禀性、气质、情思、嗜好、习惯、修养、人生经历和人生哲学，生动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格，无情地撕破了道貌岸然的面具，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桎梏，彻底摒弃了为圣人解经、为圣人立言的旧思想、旧传统，字里行间充



满了民族觉醒和自我解放，这反映了作者们由封闭型思维体系向开放型思维体系的转化，亦即由自我完善、自我调节、自我延续向面对世界、面对新潮、面对社会人生转化。

当然，每位作者的经历不同，其间中西、新旧、激进与保守思想的差异也必然存在。但无论如何，中国现代作家自觉地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与时代联系起来，共同地给予现代文学规定了明确的目的：即文学的创作是这样一种时代的工作，它本身是历史向未来过渡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未来，必然是比当时美好的，有希望的。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不能或缺的一位作家。

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家，小名海山。戴望舒是他许多笔名中的一个。祖籍江苏南京，生于浙江杭州。8岁入杭州蕙务小学，14岁至18岁在宗文中学堂读书。1923年考入由共产党人主持校务的上海大学。1925年上海大学被查封，戴望舒转到震旦大学法文班，准备留学法国。1923年到法国，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并开始翻译工作。1935年因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游行，被中法大学开除回国。抗战爆发后，1938年，戴望舒举家移居香港。在香港期间，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顶点》诗刊，后在《耕耘》杂志当编委，坚持宣传抗战。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他被以从事抗日活动的罪名逮捕入狱。抗战胜利后，戴望舒先后在暨南大学和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3月，他离开香港来到北平，参加新中国建设。1950年于北京逝世。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诗人、翻译家和古典文学学者。

戴望舒被称为现代派诗人的领袖。著有诗集《我底记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

和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文学家一样，戴望舒生活在一个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他有着浓厚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才能，在毕生的文学实践中，戴望舒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目录 / MULU

» 散文

我的旅伴——西班牙旅行记之一·····	002
在一个边境的站上——西班牙旅行记之三·····	007
西班牙的铁路——西班牙旅行记之四·····	012
巴黎的书摊·····	018
法国通信（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023
都德的一个故居·····	027
山居杂缀·····	031
记玛德里的书市·····	034
香港的旧书市·····	038
十年前的《星岛》和《星座》·····	041

» 诗歌

夕阳下·····	046
寒风中闻雀声·····	047
生涯·····	048
流浪人的夜歌·····	050
凝泪出门·····	051
可知·····	052
静夜·····	054
山行·····	055

残花的泪·····	056
十四行·····	058
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	059
残叶之歌·····	061
雨巷·····	063
我的记忆·····	065
路上的小语·····	067
夜是·····	068
独自的时候·····	069
秋天·····	070
印象·····	071
到我这里来·····	072
祭日·····	073
烦忧·····	075
百合子·····	076
八重子·····	077
梦都子·····	078
我的素描·····	079
秋天的梦·····	081
我的恋人·····	082
村姑·····	084
野宴·····	086
二月·····	087
款步（一）·····	088
款步（二）·····	089
过时·····	090
游子谣·····	091
秋蝇·····	092
夜行者·····	094
微辞·····	095

少年行·····	096
旅思·····	097
寻梦者·····	098
古意答客问·····	100
灯·····	101
秋夜思·····	103
小曲·····	104
眼·····	105
夜蛾·····	107
寂寞·····	108
白蝴蝶·····	109
致萤火·····	110
狱中题壁·····	112
我用残损的手掌·····	113
心愿·····	115
过旧居（初稿）·····	116
过旧居·····	117
示长女·····	120
赠内·····	122
口号·····	123
偶成·····	124

》》小说

债·····	126
卖艺童子·····	129
母爱·····	131

翻译作品

山楂·····	134
雾·····	136
雪·····	138
死叶·····	139
河·····	140
果树园·····	142
园子·····	144
磨坊·····	146
良心·····	148
瓦上长天·····	151
泪珠飘落萦心曲·····	152
一个贫穷的牧羊人·····	153
我有几朵小青花·····	155
晓歌·····	156
晚歌·····	157
夏夜之梦·····	158
屋子会充满了蔷薇·····	159
我爱那如此温柔的驴子·····	160
少女·····	163
树脂流着·····	165
天要下雪了·····	167
为带驴子上天堂而祈祷·····	169
假门或肖像·····	171
白与黑·····	172
夜深·····	173
肖像·····	174
生活·····	177

一头灰色的中国牛·····	178
新生的女孩·····	179
时间的群马·····	182
房中的晨曦·····	183
消失的酒·····	185
莱茵河秋日谣曲·····	186
密拉波桥·····	189



散文

我们看见了一列开着小窗的黑色的箱子，从那些小窗间，我们可以辨出许多男子和妇女的脸儿来，每天早晨，这个铁车和它的那些黑色的箱子在远方现出来；它散播着一道道的烟，发着尖锐的啸声，急骤得使人目眩地奔跑着而进城市的一个近郊去……



我的旅伴

——西班牙旅行记之一

从法国入西班牙境，海道除外，通常总取两条道路：一条是经东北的蒲港（Port-Bou），一条是经西北的伊隆（Irun）。从里昂出发，比较是经由蒲港的那条路近一点，可是，因为可以经过法国第四大城鲍尔陀（Bordeaux），可以穿过“平静而美丽”的伐斯各尼亚（Vasconia），可以到蒲尔哥斯（Burgos）去瞻览世界闻名的大伽蓝，可以到伐略道里兹（Valladolid）去寻访赛尔房德思（Cervantes）的故居，可以在“绅士的”阿维拉（Avila）小作勾留，我便舍近而求远，取了从伊隆入西班牙境的那条路程。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带着简单的行囊，我到了里昂的贝拉式车站。择定了车厢，安放好了行李，坐定了位子之后，开车的时候便很近了。送行的只有友人罗大冈一人，颇有点冷清清的气象，可是久居异乡，随遇而安，离开这一个国土而到那一个国土，也就像迁一家旅舍一样，并不使我起什么怅惘之思，而况在我前面还有一个在我梦想中已变成那样神秘的西班牙在等待着我。因此，旅客们的喧嚣声，开车的哨子声，汽笛声，车轮徐徐的转动声，大冈的清爽的 Bonvoyage 声，在我听来便好像是一阕快乐的前奏曲了。

火车已开出站了，扬起的帽子，挥动的素巾，都已消隐在远处了。我还

是凭着车窗望着，惊讶着自己又在这永远伴着我的旅途上了。车窗外的风景转着圈子，展开去，像是一轴无尽的山山水水手卷：苍茫的云树，青翠的牧场，起伏的山峦，绵亘的耕地，这些都在我眼前飘忽过去，但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的心神是在更远的地方。这样地，一个小站，两个小站过去了，而我却还在窗前伫立着，出着神，一直到一个奇怪的声音把我从梦想中拉出来。

一个奇怪的声音在我的车厢中响着，好像是婴孩的啼声，又好像是妇女的哭声。它从我的脚边发出来；接着，又有什么东西踏在我脚上。我惊奇地回头过去：四张微笑着的脸儿。我向我的脚边望去：一只黄色的小狗。于是我离开了窗口，茫然地在座位上坐了下去。

“这使你惊奇吗，先生？”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中年人说，接着便像一个很熟的朋友似的溜溜地对我说起来：“我们在河沿上鸟铺前经过，于是这个小东西就使我女人看了中意了。女人的怪癖！你说它可爱吗，这头小狗？我呢，我还是喜欢猫。哦，猫！它只有两个礼拜呢，这小东西。我们还为它买了牛奶。”他向坐在他旁边的妻子看了一眼。“你说，先生，这可不是自讨麻烦吗？——嘟嘟，别那么乱嚷乱跑！——它可弄脏了你的鞋子吗，先生？”

“没有，先生，”我说，“倒是很好玩的呢，这只小狗。”

“可不是吗？我说人人见了它会喜欢的，”我隔座的女人说，“而且人们会觉得不寂寞一点。”

是的，不寂寞。这头小小的生物用它的尖锐的唤声充满了这在辘辘的车轮声中摇荡里的小小的车厢，像利刃一般地刺到我耳中。

这时，这一对夫妇忙着照顾他们新买来的小狗，给它预备牛奶，我们刚才开始的对话，便因而中止了。趁着这个机会，我便去观察一下我的旅伴们。

坐在我旁边的中年人大约有三十五六岁，养着一撮小胡子，胖胖的脸儿发着红光，好像刚喝过了酒，额上有几条皱纹，眼睛却炯炯有光，像一个少年人。灰色条纹的裤子。上衣因为车厢中闷热已脱去了，露出了白色短袖的Lacoste式丝衬衫。从他的音调中，可以听出他是马赛人或都隆一带的人。他的言语服饰举止，都显露出他是一个小rentier，一个十足的法国小资产阶级者。坐在他右手的他的妻子，看上去有三十岁光景。染成金黄色的棕色的头发，栗色的大眼睛，上了黑膏的睫毛，敷着发黄色的胭脂的颊儿，染成红色的指甲，葵黄色的衫子，鳄鱼皮的鞋子。在年轻的时候，她一定曾经美丽过，



所以就是现在已经发胖起来，衰老下去，她还没有忘记了她的爱装饰的老习惯。依然还保持着她的往日的是她的腿胫。在栗色的丝袜下，它们描着圆润的轮廓。

坐在我对面的胖子有四十多岁，脸儿很红润，胡须剃得光光，满面笑容。他在把上衣脱去了，使劲地用一份报纸当扇子挥摇着。在他的脚边，放着一瓶酒，只剩了大半瓶，大约在上车后已喝过了。他头上的搁篮上，又是两瓶酒。我想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白白胖胖欣然自得，大概就是这种葡萄酒的作用。从他的神气看来，我猜想是开铺子的（后来知道他是做酒生意的）。薄薄的嘴唇证明他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可是自从我离开窗口以后，我还没有听到他说过话。大约还没有到时候。恐怕一开口就不会停。

坐在这位胖先生旁边，缩在一隅，好像想避开别人的注意而反引起别人的注意似的，是一个不算难看的二十来岁的女人。穿着黑色的衣衫，老在那儿发呆，好像流过眼泪的有点红肿的眼睛，老是望着一个地方。她也没有带什么行李，大约只作一个短程的旅行，不久就要下车的。

在我把我的同车厢中的人观察了一遍之后，那位有点发胖的太太已经把她的小狗喂过了牛乳，抱在膝上了。

“你瞧它多乖！”她向那现在已不呜呜地叫唤的小狗望了一眼，好像对自己又好像对别人地说。

“呃，这是‘新地’种，”坐在我对面的胖先生开始发言了，“你别瞧它现在那么安静，以后它脾气就会坏的，变得很凶。你们将来瞧着吧，在十六七个月之后。呃，你们住在乡下吗？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住在巡警之力所不及的僻静的地方吗？”

“为什么？”两夫妇同声说。

“为什么？为什么？为了这是‘新地’种，是看家的好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它会很快地长大起来，长得高高地，它的耳朵，也渐渐地会拖得更长。垂下去。它会变得很凶猛。在夜里，你们把它放在门口，你们便可以敞开了大门高枕无忧地睡觉。”

“啊！”那妇人喊了一声，把那只小狗一下放在她丈夫的膝上。

“为什么，太太？”那胖子说，“能够高枕无忧，这还不好吗？而且‘新地’种是很不错的。”



“我不要这个。我们住在城里很热闹的街上，我们用不到一只守夜狗。我所要的是一只好玩的小狗，一只可以在出去散步时随手牵着的小狗，一只会使人感到不大寂寞一点的小狗。”那女人回答，接着就去埋怨她的丈夫了，“你为什么会这样糊涂！我不是已对你说过好多次了吗，我要买一只小狗玩玩？”

“我知道什么呢？”那丈夫像一个牺牲者似的回答，“这都是你自己不好，也不问一问伙计，而且那时离开车的时间又很近了。是你自己指定了买的，我只不过付钱罢了。”接着对那胖先生说，“我根本就不喜欢狗。对于狗这一门，我是完全外行。我还是喜欢猫。关于猫，我还懂得一点，暹罗种，昂高拉种；狗呢，我一点也不在行。有什么办法呢！”他耸了一耸肩，不说下去了。

“啊，太太，我懂了。你所要的是那种小种狗。”那胖先生说，接着他更卖弄出他的关于狗种的渊博的知识来：“可是小种狗也有许多种，Dandie—dinmont, King Charles, Skye—terrier, Pekinois, Loulou, Biehondemalt, Japonais, Bouledogue, teerier anglais a poils durs, 以及其他等等，说也说不清楚。你所要的是哪一种样子的呢？像用刀切出来的方方正正的那种小狗呢，还是长长的毛一直披到地上，又遮住了脸儿的那一种？”

“不是，是那种头很大，脸上起皱，身体很胖的有点儿像小猪的那种。以前我们街上有一家人家就养了这样一只，一副蠢劲儿，怪好玩的。”

“啊啊！那叫 Bouledogue，有小种的，也有大种的。我个人不大喜欢它，正就因为它那副蠢劲儿。我个人倒喜欢 King Charles 或是 Japonais。”说到这里，他转过脸来对我说：“呃，先生，你是日本人吗？”

“不，”我说，“中国人。”

“啊！”他接下去说，“其实 Pekinois 也不错，我的妹夫就养着一条。这种狗是出产在你们国里的，是吗？”

我含糊地答应了他一声，怕他再和我说下去，便拿出了小提箱中的高蒂艾（Th. Gautier）的《西班牙旅行记》来翻看。可是那位胖先生倒并没有说下去，却拿起了放在脚边的酒瓶倾瓶来喝。同时，在那一对夫妻之间，便你一句我一句的争论起来了。

快九点钟了。我到餐车中去吃饭。在吃得醺醺然地回来的时候，车厢中



只剩了胖先生一个人在那儿吃夹肉面包喝葡萄酒。买狗的夫妇和黑衣的少妇都已下车去了。我问胖先生是到哪里去的。他回答我是鲍尔陀。我们于是商量定，关上了车厢的门，放下窗幔，熄了灯，各占一张长椅而卧，免得上车来的人占据了我们的座位，使我们不得安睡。商量既定，我们便都挺直了身子躺在长椅上。不到十几分钟，我便听到胖先生的呼呼的鼾声了。



在一个边境的站上

——西班牙旅行记之三

夜间十二点半从鲍尔陀开出的急行列车，在清晨六点钟到了法兰西和西班牙的边境伊隆。在朦胧的意识中，我感到急骤的速率宽弛下来，终于静止了。有人在用法西两国语言报告着：“伊隆，大家下车！”

睁开睡眼向车窗外一看，呈在我眼前的只是一个像法国一切小车站一样的小车站而已。冷清清的月台，两三个似乎还未睡醒的搬运夫，几个态度很悠闲地下车去的旅客。我真不相信我已到了西班牙的边境了，但是一个声音却在更响亮地叫过来：

——“伊隆，大家下车！”

匆匆下了车，我第一个感到的就是有点寒冷。是侵晓的冷气呢，是新秋的薄寒呢，还是从比雷奈山间夹着雾吹过来的山风？我翻起了大氅的领，提着行囊就往出口走。

走出这小门就是一间大敞间，里面设着一圈行李检查台和几道低木栅，此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是法兰西和西班牙的交界点，走过了这个敞间，那便是西班牙了。我把行李照别的旅客一样地放在行李检查台上，便有一个检查员来翻看了一阵，问我有什么报税的东西，接着在我的提箱上用粉笔划了一个字，便打发我走了。再走上去是护照查验处。那是一个像车站卖票处